

邱進益 著

我和新加坡 的情緣



臺灣商務印書館

我和新加坡的情緣

作者◆邱進益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樞英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993號
初版一刷：2010年10月
定價：新台幣300元



ISBN 978-957-05-2534-2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K827.7
2012/6

我和新加坡 的情緣

邱進益 著



目次

自序 4

1 緣起：初履獅城	7
2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訪	9
3 經國先生與李光耀總理	12
4 出任史瓦濟蘭全權大使	17
5 人生一大轉折——出任總統府副秘書長	22
6 老帥出訪 先鋒先行	28
7 務實外交啟航 國是訪問為先	35
8 新朋友vs老朋友	39
9 密使記	43
10 人生又一轉折——出任海基會秘書長始末	56
11 粉墨登場 果真成了「廖化」	61
12 走馬上任 躍馬中原	65
13 快馬加鞭 開啟辜汪會談之門	71
14 舉步維艱 包袱沉重	75
15 踏上神州 瀟灑走一回	81
16 歷史性的會談 終在獅城登場	97
17 好戲開鑼 賣力演出	111
18 出使新加坡的片段回憶	128
19 離任前後的片段回憶	157

後記 169

自序

我自年青時起，即立志將來從事外交工作，希望能在國際壇坫中，維護國家的權益。經過了若干年的努力，終於在民國五十年（1961年）通過了「外交及領事人員」的特考，而於1962年5月進入外交部服務。我在外交界服務，至1988年10月，在駐史瓦濟蘭王國大使任內，奉調至總統府出任副秘書長為止，共計約二十七年之久。

我入外交部服務，最初分發在歐洲司辦事，曾兼管英國及大英國協事務。1963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新加坡即為其一邦。但隨後星馬雙方因為種族、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的衝突，使新加坡決定脫離馬來西亞聯邦而獨立，時在1965年8月。那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含淚宣佈獨立宣言的情景，頗使人感動。這是最早我對新加坡的印象。

1979年我奉調回國出任歐洲司副司長，於返國途中，特別繞道至新加坡一遊，那時新加坡雖已建國十四年，但千頭萬緒，一切仍待建設之中，其生活水準並不高過台灣。1983年我出任外交部禮賓司長以後，由於李光耀總理每年一到兩次的訪台，使得我對新加坡以及星國的政要，有進一步的認識。

1988年11月我出任總統府副秘書長以後，又曾安排李總統登輝伉儷於1989年3月到新加坡進行國事訪問。以後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進行互動，而有舉辦兩會會談之議。我又奉命祕密赴新加坡會晤李光耀總理作種種安排。1993年3月我正式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的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全面負責辜汪會談的策劃及協調工作，終至於1993年4月27-29日參加了辜汪會談的全程會議，完成了層峰所交付給我的任務。

辜汪會談一年之後，我又奉命出任我國駐新加坡的特任代表。這使我對新加坡國情與人民更加了解，亦使我對新加坡的感情更為加深，在任內更結交了許多新加坡的朋友，而我與在星的台灣朋友間的交情，亦可以說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我在新加坡任內的任期只有兩年半，但卻是我一輩子外交生涯中，最快樂、最舒適、最愜意的一任，對於能在新加坡劃上我外交生涯的句點，我至今感到榮幸與安慰。加上了新加坡的任期，我在外交界服務已達到整整三十年。三十年一路走來，無怨無悔，深覺人生並無虛度！

2002年，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的會刊，改版改名為「新緣」。當時的會長王清鎮兄函我盼為「新緣」寫稿。自忖我自1960年代即關心新加坡，以致以後與新加坡似乎結了不解之緣，於是勇敢承諾，每期撰寫一篇，居然連載了三十四期，前後八個年頭，清鎮兄當年即盼以後能集結出書。為了不負在星朋友們的希望，「我和新加坡的情

緣」終於在今日面世，作為我生命中回憶的一部分。

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首先要感謝當時任「台北工商協會」會長的王清鎮兄，以及鍾仕達兄、黃石安兄等等朋友的鼓勵與支持。感謝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秘書處的徐秀珍小姐，她不僅熱心催稿，而且將連載三十四期的文章，集結成為電子檔，以便出書。感謝台灣商務印書館的總編輯方鵬程兄、主編葉幗英小姐、美編吳郁婷小姐的協助。更要感謝的是我以前在「日月光文教基金會」的同事張淑芬小姐，沒有她每期為我電腦打字，為我校對，今天這本書就無法和讀者見面了。本書之作，她的功勞應居一半。

最後感謝內子程芷英女士，如果不是她的悉心照應，我在1995年所得的GBS症，可能早向閻王報到了，哪會還有今天？

作者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台北孤陋齋

緣起： 初履獅城

作者伉儷



1961年，我通過台北「外交領事人員」的特考，正式加入外交部行列，被分發到歐洲司服務。歐洲司當時分為四科，一科總管大英國協及其屬地：二科管法國及其海外屬地：三科管德、奧、瑞士、希臘、西葡、北歐及東歐：四科管全世界的僑務。我被分發至三科服務。但那時歐洲司人手不足，有時候又要兼管一科的業務。當時的新加坡仍為英屬自治領，故在一科的管轄範圍之內，於是我開始認識

與瞭解新加坡，新加坡三字也深深嵌入我腦海之中。

1963年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新加坡加入為其一邦。1965年新加坡又被迫退出馬來西亞宣佈獨立，這些大事都是我們當時關注的焦點。

1979年我自歐洲的奧地利奉調回國，出任歐洲司的副司長。想想亞洲國家大都先後去過，而心儀已久的新加坡尚未臨其境，故於返國途中攜妻帶兒繞道新加坡一遊。

新加坡那時的建設與今日相比，相差甚遠，牛車水髒亂與其他世界大城的唐人街並無軒輊，觀光景點不多，好像只有鳥園與虎豹別墅，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日下午必有一場豪雨，使整個新加坡的空氣顯得格外清新，地面亦因此乾淨。我們亦曾乘船環島航行，並不覺得有何特殊之處，尤其自風景宜人到處古跡的歐洲來客如我們看來，確實平淡無奇。聽說那時人妖秀頗為流行，可惜我們無緣一飽眼福。最使我們驚奇的是電視新聞報告，同一時段，先後出現四人，先後用英語、華語、馬來語與淡米爾語報告同樣的一條新聞，使人歎為觀止。

2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訪

1981年8月我奉派出任駐瑞典的代表，北國寒風凌厲、下雪結冰，長達半年。但因為我是重新恢復設處後的首任代表，自然是兢兢業業，開展雙方的關係，倒也有些成績。工作一經上路，也還覺得熟門熟手，做得也很起勁。1982年秋天，我即接到主管人事的外交部關次長的電話，表示要調我回部接任禮賓司司長。我告以，家才安頓好，兒子上學剛剛接上軌道，而且工作正在逐漸推展之中，盼能暫緩。但部內另有考慮，即派鍾湖濱兄接任，囑我辦理相關手續。所幸，鍾湖濱兄對外調瑞典，頗有意見，中間經過若干波折，部裡又改調張德勳兄（已過世）接任，於是重辦相關手續，而我亦在一年之後即1983年9月回國出任禮賓司司長。

禮賓司原任司長歐陽璜兄（已過世），外調駐東加王國大使，早已赴任。禮賓司長一職由副司長歐陽瑞雄兄代理，後來瑞雄派往駐洛杉磯辦事處任副處長，我與他共事雖僅八、九個月時光，但獲益甚多。

我在禮賓司長兩年多的任內，除了四次隨同當時李副總統登輝先生赴國外訪問外，接待了多個國家

的元首、總理、國會議長、外交部長等，還參與籌辦了第七任總統副總統的就職大典。工作忙碌，可以想見。但在我任內，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接待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以及其他新加坡貴賓。

追述我國與新加坡的關係，當然不能不述及故總統經國先生與李總理的情義。兩人之間，可以說是惺惺相惜，無話不談。誰都知道，中華民國為新加坡代訓軍隊，有所謂的「星光計畫」。據說「星光計畫」的起源與決定，是首次李總理訪華，由經國先生以行政院長身份陪同赴金門前線時，夜間在住宿賓館外的石頭矮凳上談話達成的。李總理對經國先生深懷感激，視之如兄；而經國先生對李總理之政治家風範以及過人的智慧，亦欽佩尤加，待之如弟。兩人友誼的純篤，可以從兩件事情上得到證明。

1986年秋天，李總理再度來訪，那時候，經國先生的身體，已經很差。因為長期糖尿病的關係，兩腳行走都有困難。但為了歡迎李總理來訪，仍然排除困難，堅持要到桃園機場迎接。當李總理下機後進入國賓接待室時，但見經國先生不經攙扶，拖著蹣跚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迎上前去時，可以看見李總理那種動容的表情，雙手緊握經國先生的雙手，頻頻說：總統您不必那樣子的呀！經國先生卻滿面笑容，連說真高興你能再度來訪。兩人的友情，在這一霎那，可以說已緊緊的融在一起了。

1998年1月13日，經國先生過世，舉國震驚哀悼。出殯時，外國政要雲集，獨新加坡的李總理是率領全體內閣閣員前來致祭哀悼的，全體黑西裝、黑領帶，李總理那種悲痛不捨的神情，透過電視的畫面，深深地印入國人的腦中，至今難忘。



上：俞國華院長在圓山飯店宴請李光耀總理，禮賓司長（作者）前導

下：李光耀總理來訪，在機場與邱夫人握手

3 經國先生與李光耀總理

前文提到我於1983年九月奉調回國出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在此對於外交部內司處的性質作一介紹，俾讀者諸君可以較為了解外交部的工作。外交部處理外交事務，其組織編制中有（一）政務單位，即地域司，如亞東太平洋司、亞西司、北美司、中南美司、歐洲司、非洲司等，主管與世界各國的外交事務。（二）事務單位，即後勤支援單位，如總務司、人事處、會計處、電務處、檔案資料處等。（三）介於兩者之間的單位，如國際組織司，專管官方與民間的國際組織事務；條約法律司，專管與各國的條約議訂與法律事務；新聞文化司，則掌理新聞發佈、資料蒐集及敵情研究等；禮賓司則是負責接待重要訪賓、典禮、授勳、宴客酒會、外交特權等。大凡外交官考試及格的同仁，都會奉派在各司處間輪流服務，即所為的通才教育。我自從進部服務起，即在歐洲司服務，期間三進三出（即外放三次），又都在歐洲司，從科員、科長而至副司長，而三次外放地點，先後為維也納、羅馬、馬爾他、波昂、再回維也納，最後放至瑞典斯德哥爾摩，都在歐洲地區，可以說是外交部中少有

的所謂地域專家（Area Specialist）之一。故而對於接掌非地域司的禮賓司工作，心中不無猶豫。但長官與同仁紛紛告我，過去老總統時代，對於禮賓司長一職，非常看重，故歷任外交部長在選任禮賓司長時，都非常慎重，有時還要獲得老夫人的同意。因為禮賓司長是外交部的大禮官，在任何接待外賓或襄贊重大典禮時，不能犯錯。因為一犯錯，當場出醜，國家或元首或長官顏面盡失，又不能臨場彌補或者重新做過，故其人必須能臨危不亂、善於應對、長於進退、舉止有節、揖讓有方。行筆至此，好像自抬身價，而事實上確係如此。每任禮賓司長無不履冰履薄，戰戰兢兢，深怕有所閃失，則可能萬劫不復。

禮賓司接待外賓，有其一定範圍，即限定是國家的正副元首、總理或內閣首長、國會議長、外交部長以及總統、行政院長或外交部長認為特殊重要的訪賓。在此範圍以外的訪賓一概由地域司接待。我在兩年餘的禮賓司長任中，接待上述外賓為數甚多，而印象深刻者，莫過於接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等貴賓。

上文曾提及中星之間有「星光計畫」的合作，而經國先生與李總理又情同手足。經國先生自出任行政院長後，積極推動十大建設，甚少出國。膺任總統以後，由於健康關係，似乎未曾出國。而李總理則活躍於世界壇坫，到處訪問，與世界各國領袖泰半維持良好關係，各國領袖對李總理亦樂於接談。兩岸關係在1980年代初期，仍然僵持，但

李總理則有多次訪問中國大陸經驗。故經國先生在每次與李總理有謀面機會時，均細心傾聽其對世界政治與大陸情勢的看法，以補一己的不足，可謂虛懷若谷。因此對李總理的每次訪華，多所期待。故李總理在經國先生生前，幾乎每年都要訪華二次，有時甚至三次。訪華時節以春、秋較多。由於經國先生與李總理的友誼彌篤，而經國先生對李總理的每次訪問，都甚關注，影響所及，歷任總統府秘書長與外交部長都對接待李總理視為大事，馬虎不得，身為禮賓司長，自然責任加重了。

李總理有許多長期養成的良好習慣。如慢跑，幾乎是每天必做的運動，即使是雨天，也要設法安排其慢跑的地點。如非常討厭煙味（雖則據聞其年輕時曾是煙槍）但戒煙後則十分厭惡煙味，故其下榻之處，通常不能有任何煙味。台北圓山飯店總統套房在其訪華前三天，即全面通風，盡絕煙味。如居室恆溫必為攝氏22度。如休憩閱讀時不宜有人聲或吵雜聲，故而此時周圍幾乎寂靜無聲。他甚為念舊，故而圓山飯店服侍他的Capitan，每次都是同一人，從青年做到頭髮花白，他對於李總理的生活習慣，瞭若指掌，鉅細靡遺。李總理又非常重視自己的健康與品味，僅僅喝特定牌子的葡萄酒與啤酒，偏偏這些台北無法供應，我們通常會請駐新加坡代表處在事先快運台北以便接待。李總理夫人，為人謙和，喜歡永和豆漿大王的豆漿與燒餅油條，我們七早八早地就會差人買了回來，以作早餐。李夫人亦喜愛信義路上鼎

泰豐的小籠包，有時也會專程前去光顧。李總理每來，先是帶些同輩老友如吳慶瑞、林金山、楊錦成等，後些時則多由較年青的王鼎昌、楊林豐等陪同。總之經國先生在時，中星的关系，可謂如膠似漆，水乳交融。

有一次李總理訪華，希望赴阿里山一遊。阿里山那時只有阿里山賓館可供住宿。但賓館實在老舊，深怕怠慢，我們要求賓館重新粉刷整修，加強設備。但阿里山林管局（賓館的主管單位）是個小衙門，而且根本沒有預算，最後只好由我們外交部設法籌措，賓館亦樂於藉此機會更新設備。但賓館從不供應西餐，使我們傷透腦筋，嘉義地區亦難找到像樣的西餐廳，最後只好商請圓山飯店派遣西廚，連帶鍋作、材料、碗盤刀叉，足足裝了上阿里山小火車的一節車廂（為了讓李總理一覽阿里山沿途美好風光，特別安排坐小火車上山，這在新加坡是無法體味的樂趣）。當用餐時，李總理發現有圓山標誌的餐具以及圓山大廚出現時，著實嚇了一跳，真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事後在寫給經國先生的謝函中，特別提出「此行您待我猶如國王，真使人終生難忘」云云。我們雖然接待的蠻辛苦，但有此一謝函，亦頗為告慰了。

李總理每天慢跑，風雨無阻。一遇雨天，我們會情商圓山飯店開放頂樓的宴會廳四周，供李總理慢跑而免於雨淋之苦。陪跑是一門學問。為了他的安全，我們央請警政署的外事室主任李連庚（與李連杰毫無關係）先生擔當此一重責大任。李主任不但與李總理同宗，而且